

譯 薪 枕 朱

女婦之斯羅俄

1 9 2 3

海 上

行 發 局 書 智 民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出版

(定價大洋三角)

俄羅斯之婦女

版權所有

編譯者 朱枕薪

發行者 民智書局

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

分售處

各省各大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中
電話六七〇二

民智書局

小序

俄國沒有女權運動——單獨的女性一階級的運動。俄國的婦女，簡直就是男子。伊們的事業，可說就是人類的事業。伊們作事的動機，原以人類全體的幸福爲目標，非專爲伊們自己一階級計。

惟其如此，所以俄國的婦女，與世界其他各國的婦女不同。西歐婦女運動的先驅所做的事，們伊爲之，都能勝任；伊們所做的事，不但西歐的婦女，我恐世界其他各國的婦女，都是望塵莫及的。

我要使中國人洞悉俄國的婦女能力之偉大與雄厚，我覺得有輯譯此本小冊子的必要。書中共有四篇短文。第一，第二兩篇的作者，爲美

國妣姐女士，(Miss, Bessie Beatty) 伊是舊金山公報特派駐俄的戰事通信員，這二文都從一九一八年出版的『俄羅斯之赤心』(The Red Heart of Russia) 一書內譯出。第三文則爲俄國哥倫泰女士 (Alexander Kollontai) 所著，伊是俄國政府的委員長之一，此文爲伊近著，我旅俄時曾讀得一過，讀後卽行譯成中文，無奈歸途中諸多困難，被劫後復被捕，不得已，遂將譯文棄之於路；回國後承譔小岑君送我原書，我得再行譯出，這是我特別感謝譔君的。最後一文爲惠爾斯 (Hulet N. Wells) 所著，四文的原著者中，祇有他一人是男子。

目錄

俄國參與歐戰的婦女……………妣姐著

俄國革命中的女傑……………妣姐著

蘇維埃俄羅斯底婦女……………哥倫泰著

俄國東方的婦女……………惠爾斯著

俄國參與歐戰的婦女

Miss. Bessie Beatty 著

○

瑪麗女士 (Miss. Marie Bachkarcova) 自己對自己說道：『男人不打仗了，男人不打仗了！』伊又說道：『女子——女子要去打仗了！』

一九一七年夏天，伊就在俄國軍隊中充當軍官。世界上女子爲軍官的，要算伊是第一人了。伊帶了二百五十個年富力强的女兵。每個女兵底袖上，都繡着紅黑二色。

『紅』——爲『革命』的水久而戰。

『黑』——爲其失敗能減損俄國的價值而戰。

○

俄國在現在的時候，無論幹什麼事情，都要發表一種宣言。女兵們到前線去打仗之前，伊們也公布了三種宣言。

第一種是『告俄國底婦女。』

伊們說：『以你墮落的女傑底名義，來加入我們底軍隊，和我們去共同作戰。拭乾你們底眼淚，醫治俄國底傷痕，來加入我們底戰線去共同作戰。你們就以你們底生命來保護俄國罷。』

第二種是『告兵士。』

伊們說：『我們底心地，簡直已拋去最後的一線希望了，惟期一死而已。我們素稱柔弱的女子，現在仍復恢復以前強悍的地位。現在來保

護我們的兒童，免受羞辱；這也是保護我們國家底自由。你們也要努力，否則，我們將輕視你們無能了。

第三種是「告逃兵」

伊們說：『醒醒罷，看看清楚你們賣你們兒童麵包給德國人吃的人。這是很快的，轉瞬間，恐怕你們反要來攻擊我們了。我們要唾罵你們痛罵你們到「不亦樂乎」現在正是拿了軍械去和敵人打仗的時候。我們只能努力從事戰爭，纔能將敵人逐出俄國國外。我們只有用了刀鎗，纔能得到永久的和平。向前去抵抗敵人，我們和你們一同去死！』

呢娜（Zina）是個女兵，伊能操英法二國語言。一日，我看見伊和伊底鎗頭接吻。

『我愛我底鎗，』伊這樣的對我說。

『爲什麼呢？』我問。

『因爲他能擊死敵人。我亦愛我底刺刀。我愛一切軍械。我愛能擊死敵人的一切東西。』

一晚，我正坐着梳髮。伊來了，我對伊說道：『你歡喜剪髮麼？』

『在普通的女子一方面講，我不主張如此。但在兵士一方面講，我

却絕對的主張如此。』伊答道。

不久，伊們都到前線去實地從事戰爭了。又不久，有二十個受傷的女兵從前線送回來了。一個受傷的女兵說道：『我受傷的時候，神志已昏，所以我什麼都不知道。這很奇怪，我們奮發專心要去擊死敵人的時候，實在沒有餘暇去想到「怕」之一字了。』

瑪亞（Marga Shridlova）說：『不，我不怕的。我們二百五十人中沒有一人是怕的。我們只盼望死，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我們前面。』

俄國革命中的女傑

Miss. Bessie Beatty 著

○

俄國沒有女權運動。俄國底人民，因階級底壓迫故常有階級的覺悟。俄國舊時代婦女底權利，與男子比較起來相差只有些微的幾分。實在因為差別太少了，所以就常常被人家忽略過去了。伊們單獨的一階級底痛苦，不及全體的羣衆的痛苦來得大。避小就大，俄國沒有女權運動，祇有階級爭鬥。俄國底爭鬥，大概都是人類要做「人」的爭鬥，甚於二性間的爭鬥。

當恐怖主義（Terrorism）盛行之時，婦女亦和男子一樣的去擲炸

彈。於是，政府就把伊們捉入監獄，罰作苦工；有的流放至西伯利亞，有的甚而至於斬首。伊們用伊們底精力，流伊們底熱血，竟和男虛無黨員一樣的衆多，一樣的勇敢，一樣的奮勉。

當自由神踏入俄國疆土的時候，沒有一人問到婦女分占權利的話。伊們雖不做女權運動者，伊們却做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，孟雪維克黨，布爾雪維克黨諸黨底黨員。

俄國行政的官吏，大多數都屬於男子，俄國各地的情形都是這樣的；然而世間造成這燦爛世界的原動力，大部份還屬於婦女。俄國底婦女，都做西方婦女所做的事。亞歷山大戲院。

(Alexandevski Theatre)

（裏所開的民主大會，婦女在會中所佔的議席，我們可以計算一計算。

會中共有一千六百名代表，內中二十三人是婦女，此外還有幾個婦女當速記的，伊們也計算投票的數目。

戰爭送給俄國婦女羣衆的負擔，革命並沒有把他減輕。國家的紊亂狀態，日甚一日；婦女看護家庭，使家人免於飢餓的責任，亦日重一日。伊們耕田看牛；伊們掃街修路；（指鐵道而言）伊們立在食店門前，等待領取伊們小孩的麵包與牛乳，往往等待了許久纔能領到。伊們期望革命成功的心理，亦和男子一樣的深切與堅實，不過伊們比較的沒有餘暇閒談罷了。伊們也從工廠中出來去奮鬥，伊們有一次已預備和敵人實行開戰了。伊們是革命中靜默的女英雄，這種精神，伊們在戰爭的時候，就已表現出來了。雖則伊們受盡許多痛苦，然而伊們流淚的時候却不

多。

俄國的婦女羣衆之中，有五位特出的人才。伊們都享有很高很大的令名。伊們五人底姓名如下：

喀雪林勃來希柯夫斯喀亞

瑪麗施庇里德諾瓦

巴尼娜

亞歷山大哥倫泰

皮脫娜柯

Katherine Breshkovskaya

Marie Spiridonova

Countess Panina

Alexandira Kalontai

Madame Bitsenko



俄國革命祖母勃來希柯夫斯喀亞底精神，現時現地，沒人能比伊再完美了。伊此時非常快樂，竟達到快樂的最高度。伊雖經歷千辛萬苦，但伊這種偉大的，強盛的，堅深的精神，總是百折不撓的。伊雖遭人種種虐待，但伊這顆渴望俄國自由的赤心，總不稍變。伊心地光明純潔，從事於人的奮鬥事業，已足有五十年了。這種長期間的革命生涯，盡是各種痛苦的匯聚，但伊總以最後的成功爲念，眼前的痛苦，是算不得什麼的。

革命發生之日，正伊流放在西伯利亞之時。革命告成之後，他們就把伊送回老家，非常尊崇伊；他們把伊召至冬宮，（Winter Palace）就叫伊住在那邊。伊住在一間小房間內，自奉很樸素，平常伊總是這樣的。

我第一次會見伊的時候，伊已有七十三歲了。看伊眼睛的光明，聽伊聲音的響亮，窺伊精神的矍鑠，竟還是一位年富力強的少女呢！我在彼得格勒所見的精神煥發的人，恐怕要算伊第一了。

我到那間小房間內去看伊，正有位朋友和伊談話。他說：「祖母知道的。他們不是都這樣說麼？」伊的日子都好很的，然而伊的日子是已過去的了。」

他走了之後，伊就轉身對着我，微微地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他是我的